

新书点击

大学里的梦想与现实

□夏学杰

无论在什么时代,“受教育”都是一个人最低成本的提升通道,而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它总结为,“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蒲实、陈赛等人历时7年,通过实地探访,集中采访大学校长、学院领导、教授、大学生等,追寻7所世界名校的魅力与品格、积淀与气质:代表精英意志的哈佛、培养社会领袖的耶鲁、作为硅谷心脏的斯坦福、成为现代绅士摇篮的牛津、为读书而生的剑桥、思辨之地海德堡、让梦想起飞的麻省理工,最终形成了《大学的精神》一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大学——其样子,超乎你的常识或所见所闻。比如,在牛津大学的辅导式教学体系内,学生必须学会辩论和驳斥,这是最重要的技巧。牛津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不同意、相互辩论,甚至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不同意之上的。在牛津,必须得会说“不,我不同意”,这样的对话才会让人兴奋,才会势均力敌有意义,这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互动。斯坦福大学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换个城市生活。

不过,对于这几所世界名校,记者并没有顶礼膜拜式的一味抒情,而是笔下流露着记者职业性的冷静与深刻,不仅写出了这几所世界级名校的明媚光鲜,亦道出它们不为人所知的尴尬与不堪。

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福斯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莱文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这样的话语,听起来让人钦佩不已。可是,现实毕竟是复杂的,这些办学理想是否都能落到实处呢?正应了那句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耶鲁过去一直旁观哈佛的各种改革,并对自己谨慎的保守有略胜一筹之感,然而,后来它也开始向更实用主义的大学借鉴经验了。比如,迫于学生和社会压力,耶鲁大学在英语系也增开了创造性写作这门课程。一位耶鲁大学的老师告诉记者:“耶鲁的学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感和友谊。这里擅长生产成功,而不是意义。”有剑桥学生说:剑桥的最大缺陷是过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宽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过于宽容的危险在于,学生不再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剑桥原本有一个梵语系,但是后来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经济效益。19世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位院长说得颇为深刻而幽默,他说:“作为一个学习的地方,剑桥难逃沉沦的命运;作为一个三流的水上运动场,它的未来不可估量。”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它必然随着外界的变迁而改变。大学不乏理想主义者,但也有不少校长失败于对大学的理想改造上。大学的精神,即便对这几所世界顶尖大学而言,亦是堪忧的。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放弃了最重要的一

门课程——人生的意义。而在剑桥大学教授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然而,利维斯自己一生坚守的,却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道:“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看过这本书,心里不免要比较一番,哪个学校是自己最喜欢的。尽管德国大学在本书中所占分量是最小的,但却是我最喜欢的。相对于牛津、剑桥的贵族式教育,哈佛、麻省理工的实用主义和精英化教育,德国大学宽松自由。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德国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学像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有时候连学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组织的。但德国大学,你乍一进来,可能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抓不住。没人关心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聪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没有得到指导,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束缚。在海德堡大学,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德国人,就是这样耐心、细致、慢悠悠。

当然,全面认识一所大学是不易的,介绍和评价一个人都很难,更何况是面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学了。在本书中,记者对这几所世界级名校的探访,大部分文字不过是拘于一时一地之印象而已。剑桥大学第344届副校长艾莉森说:“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所以,本书亦有它的局限性,而每个读者在读书过程当中似乎都应该意识到作者以及自己的局限。作家苗炜说:“在剑桥这种地方,你会有一种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现实,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陈赛在本书的《后记》中表示:事实上,每次从一所大学采访回来,与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人生的各种局限性,但同时我也一次次告诉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远都只存在于自身。

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大学的精神》
中信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百家荐书

哲学也可以如此趣味——读《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

□陈晓旻

假设你在桥上,目睹电车即将撞上轨道上的五个人,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站在你身旁的一个人推下去,你会如何选择?

假设博物馆里每一幅画都是相同的红色画布,只有画名和简介不同,主办方说每幅画想传达的意念各有不同,你会要求退钱吗?

假设村里的理发师只能帮不是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不能帮会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那他自己的胡子要由谁来帮他刮?

以上问题都是哲学家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因为哲学无法用科学实验来检验其正确性,于是哲学家在脑中设计出具体的假设情境,测试哲学理论是否符合我们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以找出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柏拉图、萨特、加缪、尼采……众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曾设计过思想实验。瑞士新锐哲学家伊夫·博萨尔特精选其中最经典的五十五则,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推演,引领读者探讨最令人彷徨的人生十一大主题。

这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内容来自一本名为《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的哲学普及读物,我最初也是被这个有趣而拗口的书名吸引而翻阅它的。作者写这本哲学入门书,目的是想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向普通人介绍基本的哲学命题和哲学理论,引领大众进入哲学思考的殿堂。

书中列举的问题,分别面向“幸福”“知识”“道德”“美与艺术”“自由”“法理与公平正义”“心智与大脑”“上帝与信仰”“逻辑与语言”“空间与时间”“自我”这些人生中重要的主题。每个主题之下包含若干个经典的哲学“思想实验”,如洞穴囚徒、电车难题、西绪弗斯困境等,这样更容易让读者系统性地来思考。

是不是读起来会很累?作者已经替你考虑到了。每篇文章谈到的问题相互的关联度不是很大,你可以想到哪就可以看到哪,不需要按部就班地从头到尾依次来阅读,特别适合休闲的时候翻阅。

而且,里面提到的问题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智商,更大的程度是考验我们的人性,考验我们如何选择。因此,书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也不分对错。如果你有足够的兴趣,是特别适合消磨时间来思考的。

我们在追求什么?生命是否有意义?什么叫公平正义?我们有义务帮助穷苦的人吗?人类知识的极限在哪里?何谓真理?精神与身体彼此如何联结?语言是怎么运作的?我们的决定是出于自由意志吗?我过的是我自己的人生吗?真爱是否存在?我们可以食用动物吗?怎样才算合理的工资?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我应该信仰上帝吗?还有,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例如在第一部分“幸福”里有一个问题就问到了“身后的幸福”,我们应该如何判定我们的人生是否幸福。其实你会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回答,其实感觉答案都有问题,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相当有争议的。作者在书中也不是简单给一个参考答案,而是尽力为读者展现这个问题提出的背景,以及通过类似苏格拉底的三段式的提问挖掘深层次的东西。作者最后提到的问题中就有这样一个:“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哲学也总是试着厘清本身使用的基本概念,并借此对人类生命与思想的根本范畴进行理解,这就是哲学家们的核心任务。

作者伊夫·博萨尔特非常年轻,1983年出生,瑞士国家学术基金奖学金得主。他在瑞士德语广播电视担任编辑,同时也在高中教授哲学,并在瑞士学术基金会开设哲学导论课程,该课程完全以哲学思想游戏的形式进行。

读有趣味的书,或许能让读者的大脑转换频道,也是一种别样的休息。在我眼里,这本书就有这样的功效。

投稿 E-mail: liz@cnnb.com.cn